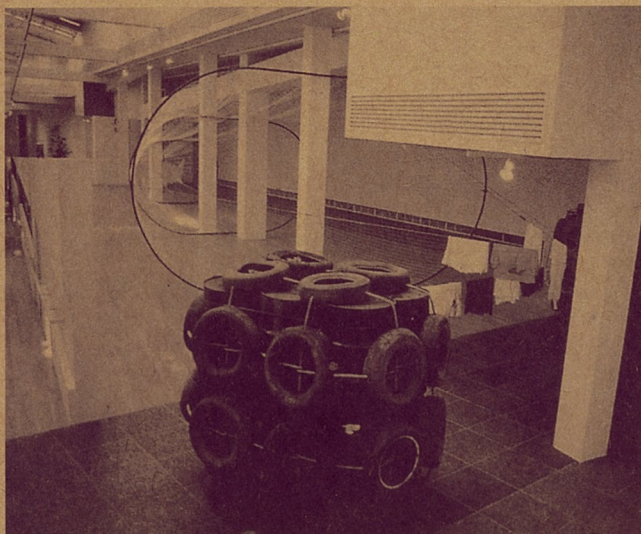


制造“幻觉”

2000年是黄永砅的一个特殊的时空。他在制造“幻觉”。2000年上海双年展上，他在他的作品《沙的银行或银行的沙》把中国上海第一个外国金融机构英国汇丰银行大楼的微缩模型在展厅中像小孩堆沙过家家般用50多吨的沙堆起这座(6×4×4米)的从殖民者的金融机构——权力象征在中国的殖(植)入或称侵略。而后，同样是这座大厦，在时间的作用下，它“洗心革面”“变”成上海市政府大厦——推翻殖民的政治权力象征，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它又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新“幻化”成金融形式，但却是建立在与“汇丰”截然不同的语境之中，这种权力功能的转



人蛇计划 黄永砅 大网，美国地图灯箱，船上浮桶

换潜藏在“始终如一”的建筑语言当中(政治历史经济的元素)，形成“相对”时空的错置，而黄永砅心平气和地把它克隆。

这种多元文化的模式，黄永砅以小孩般的堆沙子堆成，做成沙的模型，把肃穆的政治、经济蜕化成“游戏”的方式，真不知该称此举为诙谐还是幽默还是狡猾还是冷峻。我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勾画这种“模棱两可”、亦真亦幻，沉甸甸的感觉。他用“流沙”的形式描述时间，让这座象征金钱政治权力，如今又象征文化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建筑，在他文化之指的“抚摸”下，“风化”成“流沙”，并随着“沙楼”下湿度的变化而摊成沙堆，使所有的“权力”与“金钱”“还原”成大自然的基本元素之一，回到了起点。

面对这件艺术品有一种近者如“沙”之感。我们不禁会问，人类做了什么？历史做了什么？他在建立意义这一人类文明的概念时消解了意义，同时在消解意义时也建立起意义，迫使观众产生向自己的内心(而非到外部)寻找意义的动机(愿望)。这与著名的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有异曲同工之效。也许，这就是中国古代那神秘莫测的养生术中所谓“反观内照”的全部涵义。

黄永砅泄露了他的童贞。他出生于中国东南的一个沿海城

市：也许他对他童年的海滩上“理想”中的“海市蜃楼”进行一番“文化钩沉”，并饰以现代。

黄永砅选择了流沙的表述方式，选择了汇丰大楼，选择了时空的错位，选择了政治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的较量与融合，你能从这些十分理性的选择中，读出“模棱两可”的“非理性”吗？但他选择上海又是随机的，上海选择了他，选择的表述方式也是随机的，他非理性地在艺术寻求逃离权势时又选择了权势，而选择权势又是为了某种逃离。他以理性的方式表述他的“非理性”，在黄永砅为我们设置的这道曲折蜿蜒的弯弯绕的哲学命题当中，理性与非理性这对相克相损的“冤家”竟幻化成一种相生相存的



中国手洗衣店 黄永砅 旧招牌，洗车装置

亲和关系。

我不得不说，黄永砅给我们制造了一道“文化难题”，我真不知该说他是非理性或是理性的。也许我该模棱两可地说，他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时或理性，时或非理性，更多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渗和成一种既是理性又是非理性，同时既非理性又非理性的“怪物”。理性寓于非理性之间，非理性又寓于理性之间。他的非理性空间其实只是理性空间的一种拓宽，而他的理性也同时又是非理性的空间延续。

本题无解，到了极致，于是导出无限的“解”。

转盘·易

让我们按照传统的“手法”对黄永砅进行溯本追源，黄永砅的“非理性”大约是从他的“大转盘”系列发端。1985年，他在对语言文学系统“不信任”之后，“理性”地采取了“断舌”的“破坏”策略，创作了《大转盘系列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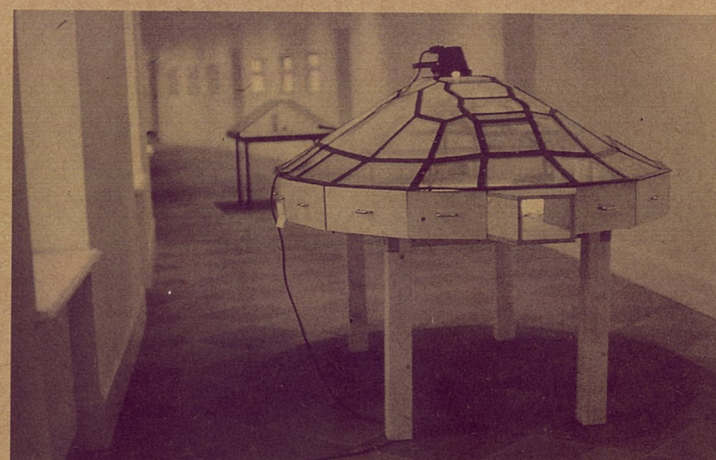
作品《大转盘系列一号》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风水先生使用的罗盘：一个独立的转盘围绕着一根木轮轴转，轴端装在一个旋钮里边。大转盘轮子的圆形转台被分为8部分，每一部分都用三划爻卦指示。因此，黄永砅将油画布也分成8部分。绘画材料，颜色、胶水、油脂溶剂等，每一样都安排出一个号码。这些数字

◎杨世膺

模棱两可的文化



中国手洗衣店 黄永砅 装置



世界剧场 黄永砅 装置

抄在骰子上，颜色和材料的选择是通过随手拿起一粒骰子来决定。绘画的构图是通过圆形转盘的帮助来确定，而这转盘将转动八八六十四次，暗示着也有它的六十四卦的《易经》。他使用《大转盘系列一号》创作出被称为非表达绘画的作品。

黄永砅对他的“大转盘”非理性艺术的深化借助了《周易》，他把《周易》视作“神话”。他说：“转盘的方法是偶然性、概率相联系，和‘洗衣机搅拌’一样，是对语言文字系统的不信任和破坏，我称之为‘断舌’；而《易经》是另外一种思想体系，在制作作品时，我依靠它，我把它称之为‘养舌’。”

也许，他从一开始要对传统的“理性”发动他“非攻”“攻势”的“断舌”行动时，就发现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悖论：“完全的断舌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断舌”的同时，通过启动“易”的体系，作为他“断舌”之后的“养舌”，从而达成一种新层面的平衡。

“转盘”与“易”成为其“非理性”的一表一里、一体一用颇有意味的两面。我们由此看到：“黄永砅的超越文化的转盘一经发动，很自然地以一种偶发性的方式来指派每一种文化话语在一个全球大背景和一个空的中心环境里的位置。”(《黄永砅，多文化间的赌博者》杨天娜作)

其实，黄永砅正是从他称之为“断舌”的“大转盘”开启了他后现代的“发言”的空间的，这对他的现代艺术生涯来说，是一种理性的“开舌”。续1985年他在《大转盘系列一号》中创作出《非表达绘画》之后，1989年，他把“转盘”置换成洗衣机，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创作出著名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的作品，完成他的“湿性”的文化群撮合。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文化“搅拌”。在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之一的“水”中，通过搅拌的形式，并带有洗涤的味道，以纸张(书籍，属木)作为载体，把西方现代文化及中国本土文化幽默地“结合”到一块。

这种“结合”似乎只是完全表面的混杂，既有似于当今文化杂合的多元时代，又有别于其多层面的结合。它只是以一种十分奇特的简单纯表面的形式更换，从原有公认的高雅文化(文化，书籍)公共话语，以水转形式置换成一堆“杂合文化”的特殊话语，一堆杂合得不成样子的杂纸浆，实际已是一堆垃圾。

面对这一堆“文化垃圾”，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西文化“杂合”了吗？

应该说，“洗衣机”比起“大转盘”来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并

解读了黄永砅那理不清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在这件作品中以亲和的形式表达了不亲和，“搅拌”是一种“文化时髦”，在人们热衷于“文化结合”的时代。黄永砅看到了“文化搅拌”似是而非的一面，同时，他还巧妙地寻找到一种十分幽默又十分贴切的表达方式——搅拌。“搅拌”只是“纸”的结合，而非纸所承载的文化。

三步九迹 黄永砅 石膏

